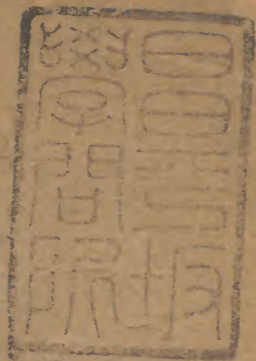


十七史商榷

七十五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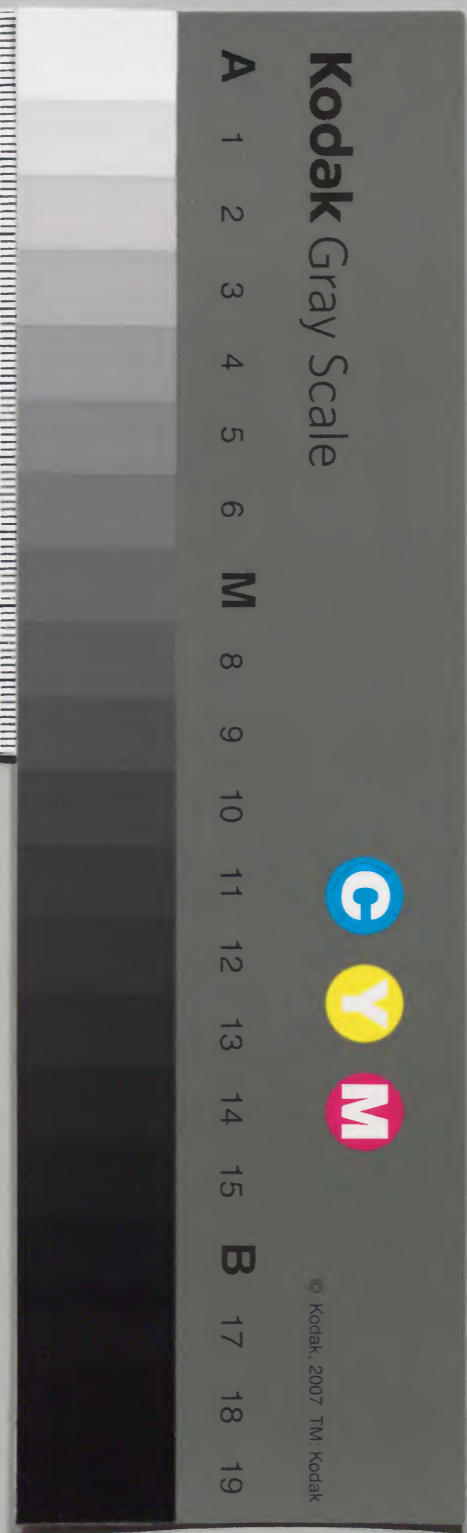


			九	漢
		五	二	書
		一	三	門
二	五	〇	三	
四	五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五	二	一	漢
〇	三		書
二	五		
四	五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13
冊數	24 ( 17 )
函號	297 178

十七







十七史商榷卷七十五

淺草文庫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七

別詔宣

支宗紀首別詔宣纂組雕鏤並停宣下脫索字原本亦脫

滄州刺史

太和四年閏十二月廢景州其縣隸滄州刺史刺史二字衍原本亦衍

第三男漢

十七史商榷

卷七十五

一



八年八月第三男漢可封臨川郡王漢當作漢原本  
誤同

臣固尉

開成元年九月復宋申錫尙書右丞同平章事以其  
子慎徽爲臣固尉臣當作城原本誤同

外州李紳

二年七月外州李紳奏蝗蟲不食苗外當作汴原本  
誤同後懿宗紀咸通十一年十一月以鄭從讜檢校  
戶部尙書兼汴州刺史亦誤作外州

觀察使盧行術

八月以前湖南觀察使盧行術爲陝虢觀察使近本  
湖南上脫前字使盧行術爲陝虢七字空原本陝下  
脫虢字

盧行術爲福王傅

三年二月以同州刺史孫簡爲陝虢觀察使盧行術  
行術爲福王傅分司東都原本作代盧術以術爲福  
王傅云云代字以字近本脫兩行字原本脫

魚宏志等立潁王瀍

新文宗紀開成五年正月戊寅不豫已卯左右神策  
軍護軍中尉魚宏志仇士良立潁王瀍爲皇太弟權



句當軍國事廢皇太子成美爲陳王辛巳皇帝崩於  
太和殿又武宗紀始封潁王開成五年正月文宗疾  
大漸神策軍護軍中尉仇士良魚宏志矯詔廢皇太  
子成美復爲陳王立潁王爲皇太弟辛巳卽皇帝位  
於樞前新書之刪削舊書筭無遺策矣今此二紀相  
連但當於文紀詳書之至武紀則云仇士良等旣廢  
皇太子立爲皇太弟事見文紀其下卽云辛巳卽皇  
帝位云云可也乃兩處復出而書其官則文紀多左  
右二字武紀少二字書其人則文紀魚宏志居首武  
紀仇士良居首書其事則文紀先言立潁王後言廢

太子武紀先言廢太子後言立潁王且多矯詔二字  
此何謂邪豈文紀所言非矯詔邪且士良爲右軍中  
尉宏志爲左軍中尉左右二字本不可省而兵中尙  
右且舊紀皆以士良居首又言夜士良統兵於十六  
宅迎太弟赴少陽院云云則此事士良爲主甚明何  
爲互倒其文邪實所未喻至於魚宏志者吳縝糾謬  
謂李訓傳作宏志而仇士良傳乃作志宏彼此不同  
吳氏因據此二傳之上下文多作宏志且本紀亦作  
宏志以駁士良傳作志宏之非愚則謂今本土良傳  
亦作宏志此乃後人因吳言而妄改吳所見本旣作



志宏則信矣但弒憲宗者宦官陳宏志也文宗已殺之矣不應文宗末年以宦官典兵者又名宏志恐是其人本名志宏耳若果名宏志當無不改之理然則吳縝之所糾者未必謬而其所謂不謬者反謬也武紀末書左神策軍護軍中尉馬元贇立光王怡爲皇太叔云云其下宣紀又重書之亦宜省去官銜蓋此等在舊書不足爲病新書旣專務減字縮句則反覺此種爲冗長矣

### 文宗暴卒

舊武宗紀首文宗暴卒卒當作疾原本誤同但據舊

紀文宗於開成四年十二月卽不康五年正月戊寅是朔日而帝以辛巳崩是初四日似未可以言暴

### 宣詔院

仇士良收捕宣詔院副使尉遲璋殺之此事新書在文宗紀宣詔作仙韶新是舊書以音近而誤原本誤同舊文紀開成三年四月改法曲爲仙韶曲仍以伶官所處爲仙韶院是也

尉遲璋爲文宗台古樂見高彥休闕史卷下

### 零碎不得

會昌二年二月中書奏准元和七年勅河東等道州縣官令戶部加給課料錢歲六萬二千五百貫吏部



出得平留官數百員時以爲當自後戶部支給零碎  
不得不得當作不時

會昌三年譌字

三年七月宰相奏秋色已至將進軍幽州早平廻鶻  
鎮魏須速誅劉稹各須遣使諭旨兼值三鎮軍情今  
日延英面奏聖旨欲遣張賈賈性剛不如命李回若  
以臺綱闕人卽兵部侍郎鄭涯久爲征鎮判官最似  
相稱此段譌字甚多幾不可讀原本誤並同鎮魏當  
乙積當作稹值當作偵面奏當作面奉征鎮當作涇  
鎮

池水縣

五年十月中書奏池水縣武牢關云云池當作汜

吳湘獄誤字衍文

舊宣宗紀大中二年二月吳湘獄事元推判官魏釗  
典孫貞高利錢倚黃嵩江都縣典沈頌臣宰又天長  
縣令張宏思典張洙清陳迴右廂子巡李行璠典臣  
金宏舉云云案上臣字當作陳下臣字衍又李恪委  
京兆府決脊杖十五配流天德十五當乙原本誤並  
同

本司同平章事



五年五月以戶部侍郎判戶部事魏謩本司同平章事司當作官原本誤同

十一年詔文闕

十一年正月將幸華清宮兩省官進狀論奏詔曰卿等列狀上章深睹盡忠之節已允來請所奏此下原本空一格當有脫文近本去其空卽連下以白敏中充荆南節度事寫

宣宗簡籍遺落

宣宗紀論曰帝帝道皇猷始終無缺雖漢文景不足過也惜乎簡籍遺落舊事十無三四吮墨揮翰有所

慊然案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載唐諸帝實錄至敬宗止趙希弁讀書後志所載則唐人所撰實錄至武宗止其宣懿僖昭哀五朝實錄通一百二十八卷云皆宋敏求所補世服其博聞陳振孫書錄解題亦云唐實錄自武宗後皆未嘗修纂五錄者龍圖閣直學士宋敏求追述爲書宣宗旣無實錄當劉昫時宋錄未出故云簡籍遺落其實懿僖以下四朝皆遺落史臣採訪成書功何可泯

新紀論穆敬以下七帝

穆敬皆童昏其一論贊可也文武宣皆賢主新紀乃



以五帝共論賢愚錯襍已爲非法使論之而一意到底足相貫串猶可也今此論前半篇專就宦官生意是矣而武宣兩段與上三帝不相照顧首尾橫決文似貫而義不貫亦何取乎合論哉論文宗謂其仁而少斷制宦官不得其術飲恨而已其殺陳宏志亦足伸其志也愚謂此時宦官之勢已成文宗受制萬不得已作史者當惜之不當貶之觀仇士良傳中周墀崔慎由二事可見若文宗之剛決不但能殺陳宏志并能殺立己之王守澄見新紀太和九年豈可云少斷乎美武宗之用李德裕以成功甚確乃又惜其但能除去

浮圖又躬受道籙愚謂僧道廢興無足重輕不甚有關於治亂此等亦宋人之迂論耳至訾宣宗以察爲明無復仁恩自是而唐衰矣愚謂末句拖脚暗遞下文懿僖此正如今日作八股四書文者穿插過渡手法其實唐衰全由懿宗舊懿宗紀論云土德凌夷禍階於此何等確當新書乃歸罪宣宗何也帝克復河湟當時稱小太宗故舊紀推尊比之文景毫無貶詞雖孫甫詆其爲善止于小節昧大體要爲賢主何新紀之大相矛盾邪懿僖論贊稍近情但仍譏其爲宦官所立始不正則不能正天下亦爲迂濶假使懿僖



能如文武宣之勵精圖治雖爲宦官所立尙可支持  
到此際尙以宦官爲詞豈不糾纏可厭宦官之惡誰  
不痛恨但言豈一端而已亦各有所當也責人主之  
任宦官當於肅代以至憲穆至懿僖而猶以此相責  
豈非隔鞞搔痒乎總之其行文俯仰頓挫多作唱嘆  
甚有態而命意却不得其要領似是而非反不如舊  
書之多精語

文都

舊懿宗紀咸通四年四月勅徐州罷防禦使爲文都  
隸兗州文都當作支郡原本誤同

再置額

五年五月制徐州甲士精強近者再置額却領四州  
置下脫使字

判官張琢

九年十一月張行簡攻和州殺判官張琢以琢城濠  
故也城上脫浚字原本亦脫

漕州

十年正月以將軍戴可師充漕州行營招討使漕當  
作曹原本誤同

見存務人戶



一 吳 櫛 卷 七 五 九  
十三年六月中書門下奏逃亾戶口稅賦不得輒更  
攤配於見存務人戶之上務字校本改不支濟三字  
是

領東軍節度

舊僖宗紀中和元年正月以劉漢宏爲越州刺史領  
東軍節度浙江東道觀察處置等使領校本作鎮是  
原本誤同

朱溫刪賜名

新僖宗紀中和二年九月丙戌黃巢將朱溫以同州  
降己亥溫爲右金吾衛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

其下文三年則書七月宣武軍節度副大使朱全忠  
爲東北面都招討使案舊書溫以八月降新書云九  
月者舊言其降時新言其奏到時也但舊書於三年  
五月破黃巢之後行賞諸臣事內先書以朱溫充宣  
武節度觀察等使仍賜名全忠此後方稱爲全忠新  
書以節度使爲副大使或別有據不書賜名突書全  
忠則直屬笑端吾輩今日固人人知全忠卽溫矣作  
史者亦可省此一句乎

黃巢伏誅

新紀中和四年七月壬午黃巢伏誅巢之當伏誅固



不待言論其罪且寸磔不足以蔽其辜矣而論其事則實未明正顯戮亦并非用兵以擊而於臨陣斬之直當據實書賊將林言斬黃巢以降傳首行在又昭宗紀乾寧三年五月乙未董昌伏誅董昌亦不可云伏誅但當云錢鏐將顧全武獲董昌斬之傳首京師如此方爲得實惟昭紀龍紀元年二月戊辰朱全忠俘秦宗權以獻已丑宗權伏誅此則得之觀宗權書法愈見黃巢董昌之非專圖文省而又好以筆端爲予奪故多疵病

朱全忠陷滑州

新僖宗紀中和四年五月辛酉朱全忠及黃巢戰敗之其下文光啟元年又書十月癸丑朱全忠及秦宗權戰於雙止敗績其下文二年卽書十月丙午朱全忠陷滑州其後昭紀景福元年又書二月甲申朱全忠寇鄆州其前文方且爲國討逆未嘗明著其不臣之迹也而突書曰陷曰寇亦覺無根此欲效春秋筆削而有妨文義者如此者多矣聊舉此以見意



十七史商榷卷七十五

十七史商榷卷七十六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八

逮壞人廬舍

舊昭宗紀大順二年張濬等兵敗逮壞人廬舍逮當作乃原本誤同

景福元年疑

景福元年太原兵攻鎮州王鎔告難於幽州李匡威率眾赴之時太原之眾軍於常山鎮易定之眾軍堅固鎮燕趙之卒分拒之此節多可疑原本同



李匡籌赴關

乾寧元年十二月李匡籌南奔赴關關當作闕原本誤同

羅平

二年三月浙東節度使董昌僭號稱羅平國羅平原本誤作平羅此正之

兗鄆

三年羅宏信南結于梁與太原絕兗鄆已至俱陷兗鄆上下必有脫文原本同

徽東北而旋

光化二年白氣竟天如練自西南徼東北而旋有燕卒之敗旋屬下讀其上當有脫文原本亦脫或以旋絕句非

新書殺某之例

殺無罪則書其官殺某人而其人罪不至死則不書官罪當殺則曰某人伏誅此新書例也然如昭紀景福二年以杜讓能之忠而去其官但書殺其下又云及戶部侍郎杜宏徽何以宏徽官讓能不官乎又如天復三年正月戊申殺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韓全誨等全誨之死有罪乎無罪乎若云有罪滔天逆賊



朱全忠與奸臣崔允比而劫帝殺之以孤帝之勢耳不可以有罪而去其官也若云無罪以宦寺劫遷天子其罪莫大焉不可以爲無罪而存其官也所云例者不將窮而遁乎不據事直書以著其實而舞文出入強立多例高下其手故多所抵牾

李茂貞乞罷尙書令

舊紀天復三年五月制鳳翔隴右四鎮北庭行軍彰義軍節度涇原渭武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尙書令兼侍中鳳翔尹上柱國秦王李茂貞可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初茂貞凌弱王室朝廷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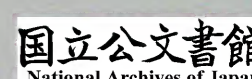
息加尙書令及是全忠方守太尉茂貞懼乞罷尙書令故也案鳳翔云云者使職也開府云云散官也曰守曰兼攝銜也鳳翔尹本官也上柱國勳也秦王爵也上文以廻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宣武宣義天平護國等軍節度使汴宋毫輝河中晉絳慈隰鄭滑潁鄆齊曹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太清宮修葺宮闕制置度支解縣池場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中書令河中尹汴滑鄆等州刺史上柱國梁王食邑九千戶食實封六百戶朱全忠可守太尉中書令充諸道兵馬副元帥進邑三千戶此銜比茂貞多功臣號



一條曰迴天云云是也宣武節度治汴州宣義節度  
即義成治滑州天平節度治鄆州護國節度治河中府  
府稱尹州稱刺史全忠時鎮汴州其三鎮蓋遙領也  
檢校非守而亦守意也又多封邑者以其進邑而及  
之於茂貞則略之也前於順宗紀論尚書省不如中  
書門下兩省今茂貞畏朱全忠乞罷尚書令而守中  
書令則中書不如尚書者論其品秩尚書令正二品  
而門下之長官侍中中書之長官中書令皆正三品  
也見唐六典若論其實侍中中書令在唐方為真宰  
相餘以他官參掌者無定員但如同中書門下三品

及平章事武后為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知政事參知機

務參與政事及平章軍國重事之名者並為宰相初  
不論其品秩之高卑也說見通典晉荀勗守中書監  
侍中及遷尚書令人有賀者怒曰奪我鳳皇池何賀  
焉可見尚書不及兩省自古為然通典又云舊制宰  
相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至永淳三年中書  
令裴炎以中書執政事筆遂移政事堂在中書省開  
元十一年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其政事印  
亦改為中書門下之印可見兩省實政本非尚書比  
也但太宗為秦王時曾為尚書令其後人臣莫敢當





故龍朔中廢令不置但有僕射郭子儀以功高拜亦讓不受此則茂貞之所以懼而辭耳僕射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方為宰相則僕射非宰相也但僕射無有不兼者

### 昭紀改元書法

舊紀不書改元於正月每仍其故號及至是月改元之下又不便提行起故於其下文則正月遂直書二年使新改之元混入散文之內閱者一舉目而但見二年不見元年如此者甚多至昭宗紀改元書法則與他紀異光化元年八月改元而正月即書之不沿上書乾寧六年天復元年四月改元而正月即書之

不沿上書光化四年天祐元年閏四月改元而正月即書之不沿上書天復四年此則是也一書中體例參錯有得有失如此

### 三罹播越

天祐元年遷都洛陽制曰朕十載以來三罹播越案三罹播越謂乾寧二年邠寧王行瑜鳳翔李茂貞華州韓建三鎮舉兵犯闕李克用討之行瑜弟行約茂貞子繼鵬作亂帝出幸石門鎮又三年茂貞再舉兵犯闕帝出幸華州天復元年崔胤密召朱全忠迎駕宦官韓全誨等劫帝出幸鳳翔



盧繼

六月金紫光祿大夫太子少傅盧繼可太子太保致仕原本作盧紹後卷哀帝紀首書太子太保盧紹卒从紹爲正

文武僖哀皆不書立后

邵經邦曰新舊唐書本紀文武僖三朝皆不書立后而傳中亦逸其姓氏至哀帝年十七被弑自應有后而史皆失傳疎漏如此愚謂文武僖誠疎漏若哀帝以童孺寄命賊臣之手十五被篡十七被弑豈能備禮立后乎

內職

舊哀帝紀天祐二年三月勅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楊注是宰臣楊涉親弟兄旣秉於樞衡弟故難居宥密可守本官罷內職本官謂戶部侍郎內職謂翰林學士說詳前順宗新紀不見王叔文一條五代劉昫傳唐莊宗拜太常博士以爲翰林學士明宗遷兵部侍郎居職何氏焯曰職上疑有內字何說甚確唐以翰林學士爲內職也舊杜悰傳云元和中翰林學士獨孤郁權德輿之女婿時德輿作相郁避嫌辭內職上頗重學士許之郁及之孫新書附及傳後亦載此事



正與哀紀事相同

山陵之榮

四月侍御史李光庭等賜章服並以奉山陵之榮也榮當作勞原本誤同

定錢貫陌勅有曉

丙辰勅准向來事例每貫抽除外以八百五十文爲貫每陌八十五文如聞坊市之中多以八十爲陌更有除折頓爽舊規付河南府市肆交易並以八十五文爲陌不得更有改移此條事例下必有脫文原本亦脫

臘面茶

六月勅福建供進臘面茶臘當作蠟原本誤同

助効

七月全忠進助効禮錢三萬貫効當作郊原本誤同助郊者謂助郊天之費也

蘇楷駁昭宗諡

前昭紀末於帝爲全忠弒後云羣臣上諡曰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至哀紀則云天祐二年十月甲午起居郎蘇楷駁昭宗諡號曰昭宗皇帝否運莫興至理猶鬱闡豎猖狂受幽辱於東內嬪嬙悖亂罹天



關於中闈有司先定諡曰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敢言溢美似異直書云云楷禮部尙書循之子凡劣無藝乾寧二年應進士登第後物論以爲濫昭宗命翰林學士陸辰祕書監馮渥覆試黜落永不許入舉場楷負愧銜怨至是與起居郎羅衮起居舍人盧鼎連署駁議楷目不知書其文羅衮作也時政出賊臣太常卿張廷範改諡曰恭靈莊閔孝皇帝廟號曰襄宗全忠自楷駁諡後深鄙之旣傳代後循楷父子皆斥逐不令在朝丁未所司改題昭宗神主輟朝一日攷莆陽黃御史集唐莆田黃滔著裔孫處權汝猷

蒐輯刻于宋淳熙四年集後又附別錄一卷內采唐昭宗實錄一段備詳覆試貢士黜落蘇楷事舊書昭哀兩紀叙事繁瑣全錄詔令乃覆試黜落事僅於哀紀追述且甚略貢士覆試乃稀見之事舊紀旣不避猥冗何不盡入之但昭宗實錄宋敏求所補或劉昫訪求未得其詳故無從采獲耳實錄久亾而偶留此一段於此今全載其文於左方俾鄙陋悖惡小人情狀千載如見鑄鼎象物無所逃隱非讀史者之一快

乾寧二年二月乙未勅高宗夢傳說周公遇子牙邪列位則三公弼諧則四輔朕纂承鴻緒克紹寶圖思致洽平未臻至化今大朝方興文物須擇賢良冀於僉選之間以觀廊廟之器今年新及第進士張貽



憲等二十五人，並指揮取今日九日於武德殿祇候。委中書門下准此處分，仍付所司丙申試新及第進士張貽憲等，於武德殿東廊內一盧廢稱疾不至。宣令昇入，又云華陰省親，其父渥進狀乞落，賦取曲。直五鋪分，不許往來，內出四題，曲直不相入，賦取曲。正二五鋪分，不許往來，內出四題，曲直不相入，賦取曲。于莠理皆邪，為理道取五聲字，輪次各雙用，為韻詢。七言八韻，成令至九日，午後一刻，進納丁酉宣翰詩。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知制誥陸展祕書監馮渥於雲。部殿考所試詩賦各賜衣一襲，羶被等已亥勃朕自。君臨寰海，八載于茲，夢寐英賢，物色巖野，思名實相。符之里貢士，考覈求才，必在學貫典墳，詞窮教化，每。歲鄉於賢良之籍，登諸俊造，之科如聞，近已來茲。後升於賢良之籍，登諸俊造，之科如聞，近已來茲。道寢壤，鵷多披於隼翼，羊或服於虎皮，未聞一卷之。師已在遷喬之列，永言其弊，得不以懲，昨者崔凝所。考定進士張貽憲等二十五人，其觀朕是以前進書雖合。程定進士張貽憲等二十五人，其觀朕是以前進書雖合。其實藝爰於經史自擇篇題，今則比南郭之筭音果。

分一趙觀文程晏崔仁寶等四人，既鑒妍媸，須有升。黜其趙觀文程晏崔仁寶等四人，既鑒妍媸，須有升。理昭宣深窮體物之能，曲盡緣情之妙，所試詩賦辭。藝精通，皆合本意，其盧瞻韋說封渭韋希震張蟻黃。酒盧鼎王貞白沈崧陳曉李龜頑等十一人，所試詩。賦義理精通，用振儒風，且躡異級，其趙觀文等四人。并盧瞻等十一人，所試詩賦，不副題目，兼句稍次，且。李樞李途等五人，所試詩賦，不副題目，兼句稍次，且。令落最下，許後再舉，其崔礪蘇楷杜承昭鄭稼等四人。詩賦最下，許後再舉，其崔礪蘇楷杜承昭鄭稼等四人。流我至公，難從濫進，宜令所司落之，柄且再舉，其。凝爵秩已崇，委寄殊重，司吾取士之，且再舉，其。圖率朕明恩，自貽伊咎，委中書門下，行勅處分，奏。渥銀器分物，其落舉人，並賜絹三匹，中書門下，覆。奏伏以文苑設科，風化是繫，得其人，則儒雅道長，非。其才則趨覓者多，實在研精，仍資澄汰，昨者宣召，果。士明試殿庭題目，盡取於典墳，賦詠用觀，其工拙，果。周睿鑒盡文等二十人，望准宣處分，崔凝商量，別。在其趙觀文等二十人，望准宣處分，崔凝商量，別。

卷之七

卷之七

九



狀奏聞丁未勅國家文學之科以革隋弊歲登俊造  
委之春官蓋欲華實相符為第一用近浸訛謬虛聲  
相高朕所以思得貞正之儒以掌其事而聞刑部尚  
書知貢舉崔凝百行有常中立無黨學窺典與文瞻  
菁英洎遍踐清華多歷年數更顯重積為休聲遂  
輟其憲綱任之文柄宜求精當稍異乎常朕昨者以  
聽政之餘偶思觀閱臨軒比試冀盡其才及覽成文  
頗多蕪類豈宜假我公器成彼私榮既觀一之吹  
盡乏彬彬之美且乖朕志宜示朝章尚遵舍垢之恩  
俾就專城之在勉加自省勿謂無恩可貶合州刺史  
此下又注云廣撫言  
同又云仍聽發遣

### 四鎮

三年正月全忠以四鎮之師七萬屯深州樂城四鎮  
謂宣武宣義天平護國五代史全忠即位其兄全昱  
謂曰汝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

### 兩鎮

制曰錢鏐總臨兩鎮制撫三吳兩鎮謂鎮海鎮東

### 哀帝諡號

天祐四年三月唐禪位於梁梁改元開平而太原李  
克用幽州劉仁恭鳳翔李茂貞西川王建猶稱天祐  
故舊紀云天祐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帝為全忠所害  
時年十七仍諡曰哀皇帝以王禮葬於濟陰縣之定  
陶鄉中興之初方備禮改卜遇國喪而止明宗時就  
故陵置園邑有司請諡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  
宗中書覆奏少帝行事不合稱宗存諡而已知禮者



亦以宣景之諡非宜今只取本諡載之於紀案自漢  
 以下廟號諡法皆各一字而已惟東晉蕭梁北魏北齊有兩字諡唐  
 始累數字為諡說已見前若亾國之君或無諡但云少帝  
 末帝即有不過一字豈宜累數字為諡且稱宗與守  
 文者同乎又父廟號為昭子諡又冠以昭亦無理後  
 唐明宗亦亂世故爾但朱温之惡亾古所無與其用  
 温所諡寧從後唐矣劉昫既稱後唐為中興乃不用  
 其諡何哉新紀及通鑑皆用後唐所改蓋有見於此  
 綱目省去三字曰昭宣帝以免累墜亦通新書目錄仍稱哀皇  
帝亦非又紀未既書後唐改諡而又載其陵名曰陵曰温陵此亦足以補舊紀所不足

中興

劉昫稱後唐為中興者考五代襍傳昫本仕後唐莊  
 宗為翰林學士明宗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尙書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廢帝遷吏部尙書門下侍郎監修國  
 史但後則終於石晉耳薛居正舊史略同何氏焯曰監修國  
 史即唐書也何說確甚宋板舊唐書首卷列銜監修  
 國史推誠守節保運功臣特進守司空兼門下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譙國公食邑五千戶食  
 實封四百戶臣劉昫等奉勅修低二格寫起勅字提  
 行頂格寫第二卷以下止書劉昫等修四字無列銜



聞人詮原本猶仍宋板不改惟勅字空一格不頂格耳朱邪氏雖出沙陀唐已賜姓編之屬籍莊宗自以繼唐立其祖廟昀修史本在後唐此所以稱中興也王鎔鄭從讜劉鄴張濬傳各有中興之語見顧氏筆記而元宗紀末史臣論稱爲我開元說詳後又經籍志叙首稱我朝此皆以唐爲本朝並非因仍唐代史官之筆也文氏徵明目擊宋板列銜可以了然乃作序謂五代史昀傳中不載其修唐書事疎矣舊劉武周傳附苑君璋傳云君璋執我行人送於突厥又高祖太穆皇后竇氏傳云父毅畫二孔雀約中

曰者許之高祖兩發各中毅悅遂歸於我帝又李吉甫傳云父栖筠國史有傳不言自有傳而言國史有傳者劉昀以唐爲本朝故也

甲子多誤

史家紀事所書甲子舛誤最多無論新舊兩書往往不合卽一書之中紀傳亦每互異予旣未通歷筭不能以歷法推之今觀哀帝舊紀書事最詳殆欲逐日有事空者無幾試隨意取天祐二年四五兩月攷之四月己丑朔其紀事有壬辰癸巳丙午乙未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丁未辛亥壬子丙辰戊午五月己未朔



其紀事有壬戌乙酉丙寅丁卯己巳庚午壬申甲戌  
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庚辰辛巳壬午甲申丙戌其下  
文卽接六月戊子朔然則四月丙午當爲甲午是初  
六日五月乙酉當爲乙丑是初七日四月月大戊午  
是晦五月月小丙戌是晦矣原本誤並同或本自誤  
或因傳鈔而誤書經三寫烏焉成馬史文繁重學者  
罕窺况肯校其誤乎宜乎仍訛踵謬如此

徧觀舊書各帝紀惟日食書朔其餘月朔日無事則  
不書者居多獨昭宗哀帝二紀皆書朔而昭宗間有  
闕者體例亦參錯

### 昭哀二紀獨詳

邵經邦曰舊唐帝紀徒侈官銜多至三數行頗類文  
移其昭宗哀帝故欲敷衍成帙不顧體裁予謂昭紀  
已極煩冗比他紀不同而哀紀之煩冗又倍於昭紀  
其猥瑣鄙屑較之元人所修宋史明人所修元史而  
逾甚矣邵謂其欲敷衍成帙誠然然而有可爲劉昫  
解者宣懿僖昭哀五朝皆無實錄說見前旣無實錄其  
事蹟易致遺失而昫時相去近比宋敏求傳聞更確  
纂修者偶爾訪求而得其詳惟恐泯沒故遂不憚多  
載之與此所載皆是實事凡所貴乎史者但欲使善



惡事迹炳著於天下後世而已他奚恤焉今觀此二紀見亂賊一輩之姦兇狡逆歷歷如繪照膽然犀情狀畢露使千載下可以考見亦何必恨其太詳邪世間浮華無實文字災黎禍棗充棟汗牛何獨於紀載實事必吝此勞邪至於詔令制勅備載幾欲隻字無遺遙想一時附和小人欺天負地掉弄筆墨誣善醜正之詞喪心滅良之語賴史家詳述之又得聞人詮等搜獲於既亾之後而重刻之其功大矣新書於舊紀奮然塗抹僅存無幾若哀紀舊約一萬三千字而新約只千字自謂簡嚴實則篡弑惡迹皆不見矣使

新書存而舊書竟亾讀史者能無遺憾乎

朱全忠以姚洎爲上水船以其當制遲鈍別見

書官必書其全銜元修宋史亦如此於史法誠覺非宜然今日觀之正可以考唐宋官制亦不恨其太詳也自不通古今無學無識之人觀之若者本職若者兼官若者特賜之名若者虛加之號與夫遙領寄祿檢校裏行階勳爵秩食邑章服一槩茫然不辨亦無怪乎其惡繁而好簡矣

尊號謚法廟號陵名

唐諸帝有生前所上之尊號如舊元宗紀開元二十



七年二月加尊號開元聖文武皇帝又肅宗奉上  
 皇尊號曰太上至道聖皇帝是也有崩後所上之尊  
 號如上元二年四月上皇崩羣臣上諡曰至道大聖  
 大明孝皇帝是也此稱為諡而其餘如高祖則云貞  
 觀九年五月高祖崩羣臣上諡曰大武皇帝高宗上  
 元元年八月收上尊號曰神堯皇帝天寶十三年二  
 月上尊號曰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太宗則云貞觀  
 二十三年五月上崩百寮上諡曰文皇帝上元元年  
 改上尊號曰文武聖皇帝天寶十三載收上尊號為  
 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凡此之類皆或稱諡或稱尊

號者蓋生上尊號固起於唐前世未有即死而上諡  
 前世亦用一字而已無連累數字者若至道大聖皆  
 不得為諡故云尊號也至於廟號則古者祖有功宗  
 有德以其功德之盛諡不足盡之故又追尊為祖宗  
 而加以美名其廟則世祀不祧也有功者必是開創  
 或中興如漢光武始足當之有德則守文承統太抵  
 有功必兼有德而有德未必兼功故有此別然稱宗  
 之濫自南北朝已然至唐乃無帝不宗即順之短促  
 敬之昏狂且遇弒懿僖之喪亂昭之失國皆稱之此  
 其異也



舊紀於每一紀而後先書其年若干次書其當時所  
上之諡法尊號次書其廟號次書其葬期陵名又其  
次則舉後代所追加追改之諡盡書之而於後一帝  
紀中又書葬某帝於某陵惟此似可省餘則明析詳  
備最爲得法宜悉仍之新紀一意刪削殊多欠妥而  
又體例參錯岐誤俱不可解如高祖紀崩年諡法廟  
號改諡增諡皆具惟無葬某陵至太宗則有崩年諡  
法改諡增諡獨無廟號高宗中宗睿宗與太宗同元  
宗則諡法廟號葬期陵名俱刪肅宗代宗德宗與元  
宗同至順宗忽又具書崩年諡法增諡惟無廟號與

太宗同憲宗與順宗同穆宗又盡去諡法廟號葬期  
陵名與元宗同敬宗文宗武宗與穆宗同宣宗又具  
書崩年諡法加諡惟無廟號葬期陵名與太宗同懿  
宗僖宗則又盡去之與元宗同忽詳忽畧毫無定見  
彼此不相照顧史法之亂極矣至昭宗亦盡去當時  
所上諡法廟號所謂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者  
旣已隻字不存乃其末忽又云明年起居郎蘇楷請  
更諡恭靈莊閔廟號襄宗至後唐同光初復故號諡  
何謂更何謂復全無原委使人讀之茫然不解所云  
徒恃名重隨筆塗寫不加檢勘舛疏乃至此區區標



題名號畧目所在舛謬百出遑論侘乎其下文哀紀  
先書諡哀後書明宗追改則得之觀哀紀愈見昭紀  
之非

十七史商榷卷七十六

十七史商榷卷七十七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九

貞觀禮

舊禮儀志云太宗踐祚之初中書令房元齡等修改  
舊禮定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  
四十二篇凶禮六篇國恤五篇總一百三十八篇分  
爲一百卷此所叙列當必無誤新禮樂志所述於凶  
禮但總言十一卷不分國恤非是又其下文於高宗  
顯慶禮元宗開元禮皆著卷數與舊志同而於貞觀



禮但言篇數刪去卷數亦非

籥

新禮樂志說皇后親蠶之儀云尙功以桑授蠶毋蠶毋切之以授媪好食蠶灑一籥止案毛詩豳風八月  
萑葦傳云萑葦可以爲曲月令季春說養蠶事云具  
曲植籥筐注云曲薄也疏方言云宋魏陳江淮之間  
謂之曲關西謂之薄然則此字本作薄傳寫誤爲籥  
說文卷五上竹部局戲也與此無涉乃又轉誤爲籥  
說文無此字今俗又別造蠶薄之字爲籥說文新附  
亦無

縑

新禮樂志凶禮篇說始歿浴尸之儀云沐巾一浴巾  
二用縑若縑考說文卷十三上糸部縑散絲也匹卦  
切無縑字玉篇亦無而有縑字音髻絲結說文新附  
亦不收

天文志叙首誤

舊唐書天文志上元宗詔沙門一行造渾天儀鑄銅  
爲圓天之象上具列宿赤道及用天度數圓上原本  
誤空一字近本正之原本如此者甚多今不悉出用  
原本作周近本誤又銅儀漸澁收置集賢院不行復



用原本作不復行用近本誤又今錄游儀制度等著  
於篇原本此下卽接黃道游儀規尺寸云云頗牽混  
近本篇下挂空黃道云云提行另起著於篇以上乃  
叙首以後方逐條分列近本是

面上爲兩界一段誤

面上爲兩界內外爲周天此段似當另起或空一格  
內外二字原本小字雙行平寫書中如此者多鈔胥  
落一字上下不可全改則小字補之近本因爲改正  
俱大字連書其實外乃衍字又說天頂單環云稍南  
使見日出入令與陽經陰緯相固使當作狹令字當

作之交二字原本誤並同而又於出入下誤空一格  
又去南北平各九十一度雖赤道單環云云雖原本  
作強是屬上讀又臣今創置此環置於赤道環內上  
置當作製原本誤同又尾九星十八度舊去極一百  
二十度一云一百四十一度今一百二十四度一云  
一百四十一度八字原本小字雙行近本改一百二  
十四校本作一百八又南斗六星二十六度舊去極  
一百一十六度今一百一十九度一百一十九校本  
作一百二十九又須女四星十二度舊去極一百度  
今一百一度虛二星十度云云須女一段原本與校



本並無近本增虛上原本有危字又東壁二星九度  
云云二星校本作三星又胃三星十四度校本原本  
俱無近本增又軍井準經在玉井東南二斗半斗當  
作度原本誤同

日晷一段誤

日晷一段內云北方其沒地纔十五度餘南距洛陽  
九千八百一十六北方當作北極距洛陽當云九千  
八百一十里

六尺九寸

林邑國北極高十七度四分小字注云冬至影在表

北六尺九寸定六尺九寸校本作六寸七分原本誤  
同

分野一條誤字

舊天文志下論分野云東盡東萊之地小字注云漢  
之東萊卽古膠來國古原本作及誤膠來當作膠東  
原本誤同又東及館陶聊城小字注云自頓丘三城  
武陽東至聊城三城當作觀城原本誤同又昴畢大  
梁云云原本誤連上近本改提行又得漢之趙圖廣  
平距鹿常山原本圖作國距作鉅是又盡漢之南郡  
小字注云南郡巫縣今在蘄州蘄當作夔原本誤同



又江夏小字注云安鄂縣沔黃五州皆江夏界縣當作斬原本誤同又得漢長沙武陵桂陽零陵郡小字注云零陵今爲道州桂陽今爲柳州道原本誤作首近改正柳當作郴原本誤同又盡鬱林合浦之地小字注云富昭蒙龔繡容白罕八州以西罕當作罕原本誤同

星字一條誤字

星字一條許敬宗曰星字于東北王師問罪高麗將滅之此下原本有微字近脫又彗見西方天市中五尺漸小向東長行五尺上原有長字下長字原無近

誤脫又誤衍又此段之首原本誤與上文日蝕一段連近本改正提行

上有黃白寇

上元三年正月建辰月肅宗病是月丙戌上有黃白寇連成暈上之上原本有月字近本脫

王廷湊

長慶元年七月二十八日鎮州軍亂殺其帥田宏正王廷湊案王上當有立字原本近本俱脫校本亦無之

災異標題岐誤



天文志應提行不提行皆經近本改正而武德元年十月壬申朔云云以下一段原本既標題爲日蝕矣然自武德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夜云云以下則言星變月蝕居多而原本乃槩系之于日蝕直至唐隆元年六月八日虹蜺竟天而止此下乃復以災異編年四字爲標題題之下空四格又標至德後三字然後再提行書至德元年三月乙酉歲太白熒惑合于東井云云尤爲無理其實日蝕亦是災異原不當分標故近本一槩去之但以災異二字標於日蝕之前極是

唐歷疏不能定朔

新天文志云武太后時月過望不虧者二此豈真武氏陰盛之故邪抑唐人歷法之疏至不能定朔而致然與

五行志多重本紀

舊五行志文多與本紀重出如開成四年六月天下旱蝗食田當作苗上憂與宰臣語與文宗本紀重出又大歷八年九月大鳥見於武功殿與代宗本紀重出又貞元四年夏汴鄭二州羣鳥皆飛入田緒李納境內貞元八年二月許州人李狗兒持杖上含元殿二



事皆與德宗本紀重出又神龍二年三月洛陽東七里有水影與中宗本紀重出如此者甚多本紀欲書災祥則重複自不能免但既有五行志紀中須刪削歸於至簡而舊書每兩處皆用繇文此書所以難免後人譏議

則天遣閻知微事

則天遣尙書閻知微送武延秀立知微爲可汗挾之入寇案送武延秀之下有使突厥突厥怒則天廢李氏乃囚延秀十五字原本近本並脫凡脫誤一兩字者不悉出多者見之又此事亦複本紀此類不能盡

舉



十七史商榷卷七十七

十七史商榷卷七十八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十

秦地為四十九郡

舊唐書地理志叙首云秦并天下裂地為四十九郡原本同愚謂通典一百七十一卷州郡門文與舊書志大略多同此句則作四十郡九字之為衍文不待言但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而此言四十亦不合者何通典班志所列三十六之外又連內史及鄣郡黔中閩中數之是也宋歐陽忞輿地廣記第一卷列秦



四十郡與通典同說見予前漢故郡國一條

舊志與兩漢志互異

凡地理志敘首輒歷敘古初雖屬浮泛可厭要亦不能盡去舊地志敘漢制與班志多同然云漢地南北一萬二千三百六十八里二千班志作三千通典同近本誤原本亦誤敘東漢制與司馬彪續漢志多同然云縣道侯國千一百八十六原本同續漢志無六字通典亦無恐亦衍文據司馬彪說東漢省併甚多則縣之少不足怪

改郡爲州

舊地志云高祖受命改郡爲州太守並稱刺史案唐虞分州三代相沿秦變爲郡遂革州名而漢復稱之以州統郡州大郡小其分封者爲國兼用周秦之制也歷魏晉及南北朝而冀兗等名猶在隋大業三年始改州爲郡置司隸刺史以糺郡守自此以後九州十二州之名不復用矣唐高祖又改郡爲州三代之州兼唐數郡或數十郡之地唐之州與三代之州大異漢之刺史統唐數郡或數十郡之地唐乃以郡守爲刺史時異勢殊其沿革不同如此但舊志惟臚列各州其下說本古某郡而已新唐書地理志則云京



一 史略 卷七十八  
兆府京兆郡云云華州華陰郡云云同州馮翊郡云  
云每州必州名郡名並舉之河南則云河南府河南  
郡陝州則云陝州陝郡州郡名同者猶必並舉之而  
其中亦間有但列州名者故於渭州下特發例云凡  
乾元後所置州皆無郡名據此則乾元以前凡州皆  
兼郡名也舊志乃但列州名顯係脫漏此舊之不如  
新者

新志既言乾元後州無郡名則凡但列州名者皆乾  
元後州矣乃復於威州下用小字雙行注云郡闕其  
下則云本安樂州初吐谷渾部落自涼州徙于鄯州

又徙於靈州之境咸亨三年以靈州之故鳴沙縣地  
置州以居之至德後沒吐蕃大中三年收復更名攷  
肅宗初改元至德後改元乾元而咸亨是高宗號在  
乾元之前八九十年既置爲州必有郡名而沒蕃後  
史失其傳故云郡闕他州當更有類此者而獨注於  
此以見例

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杜佑通典州郡門皆州名郡名  
並舉可見唐制於改郡爲州之後仍存其故郡名每  
州輒稱爲某州某郡也佑并仍存古州名欲以見因  
革大凡吉甫則竟去之因距古已遠省此糾纏二者



各有一義卽如吾蘇稱蘇州吳郡蘇州者唐制也而吳郡則自後漢以至南北朝之稱唐稱蘇州而仍存古名爲吳郡若于職官則爲蘇州刺史一名吳郡太守惟舊章安石之子陟傳有吳郡太守一時隨便言之不可爲典要

### 開元分五十道

舊地志開元二十一年分天下爲五十道每道置採訪使據下文所列乃十五道五十當誤原本誤同通典作十五是也上文貞觀元年分十道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劔南嶺南開元以山南江南皆分東西各二添黔中合京畿都畿爲十五又此段之下不應挂空後京畿採訪云云亦不應提行

### 應連寫

江南東道採訪使理蘇州誤作薊州原本同

### 十節度異文脫文衍文

安西節度使通典作鎮西北庭節度使防制突騎施堅昆斬通典作突騎馳施馳字因施而衍至斬下有啜字則是也此脫耳彼注以堅昆與斬啜並言此注堅昆斬東北去斬啜千七百里則上斬字又是誤衍河西節度使注張掖守捉在涼州南二里二里必有脫原本脫同平盧軍節度使統榆關守捉榆通典作渝渝本水名从水爲是隴右節度使統臨洮河源白



水安人振威威戎莫門寧塞積石鎮西等九軍按正文及注實十軍而云九原本同恐誤又注安人軍在鄯州界星宿川州西原本同下州疑衍字合州守捉原本作合川是嶺南五府經畧使統桂管容管安南邕管四經畧使安南通典作鎮南注同又邕管入經畧使管兵七百人入字衍原本同七百上通典有千字此脫

四十七使

至德之後中原用兵刺史皆治軍戎遂有防禦團練制置之名要衝大郡皆有節度之類寇盜稍息則易

以觀察之號類當作額原本誤同此下分列諸使凡四十有七內單稱節度使者三十五節度之有軍名者稱其軍名無者但稱其地單稱觀察使者五單稱經畧使者二稱經畧觀察使者一已上皆用小字注明治所及所管之州其東都畿汝防禦觀察使則東都留守兼之潼關防禦鎮國軍使同州防禦長春宮使大同軍防禦使則各刺史領之已上雖有其名但兼攝不特置也其成德軍節度使近本脫德字當從原本添以留守刺史兼領者卽上文所謂刺史治軍戎有防禦等名是也諸使中所列但有防禦不見團



練制置名者省文也寇盜息以觀察易節度之號者  
浙江東西道節度使各注或為觀察使江南西道觀  
察使注喪亂後時升為節度使是而其餘各節度亦  
或更有為觀察未及注者也劔南西川及淮南兩節  
度注親王領之者皆遙領不親蒞也其真蒞者為副  
大使新百官志云諸王拜節度使者皆留京師  
劔南西川或因元宗嘗幸重之淮南以親王領不詳  
其故抑疑親王領節度不止此二處恐此所注尚不  
盡

此四十七使但言至德之後非盡至德年中所立也

知者即如宣武軍節度使注云治汴州管汴宋亳潁  
四州攷新書方鎮表宣武軍之名起於德宗建中元  
年至德時尙未有此名然建中時此軍猶治宋州其  
治汴州則興元元年所徙又在建中之後即舉此一  
條以槩其餘則可知新王彥威傳至德至元和天下觀察十節度二十九防禦四經

畧三此數又參錯不合存疑

新書百官志於外官之首先列元帥都統此掌征伐  
兵罷則省非常設其次則臚列五種一曰節度次曰  
觀察次曰團練次曰防禦次曰經畧此則皆統領所  
部監司之官也獨不見採訪使新書於地理志以十



五道採訪使所轄叙次各州郡而於此反不見者蓋此下文注云開元二年設十道按察採訪處置使二十年曰採訪置處使分十五道天寶末又兼黜陟乾元元年改曰觀察處置使案舊地志開元二十一年置十五道採訪使此云二十年者脫一字也彼不言處置省文此言置處誤倒耳據此則言觀察足該採訪故不入大字僅見注中也舊志亦先詳列十五道採訪理所至四十七使中不見採訪固由乾元已改爲觀察其於職官志則竟不之及通典一百七十二卷州郡門前既列十五採訪理所後又述十五部逐

部用小字分注所管之郡雖不言採訪但惟採訪分十五道餘使皆否則此定指採訪無疑分作兩遍敘述極其詳贖而三十二卷職官門州郡都督一條內附及總管節度團練都統等使云分天下州縣爲諸道每道置使治於所部卽採訪防禦等使也亦只不過帶敘一句其所以如此畧之者通典職官門又云至德以來天下多難諸道聚兵增節度使爲二十餘道二十當作四十方與舊地志四十七使合此等乃傳寫之誤其非節度使者謂之防禦使以採訪使并領之採訪理州縣防禦理軍事初節度與採訪各置一人天寶中始一人兼領之



觀此則知所以畧去採訪之故矣且新百官志雖臚列五種名目其實則觀察團練防禦經畧後已盡歸節度攷其制又須得其情勢曲折方有當於論世之學

外官要領惟採訪節度二使

唐外官要領惟採訪節度二使而已舊志於卷首標題為十道郡國唐制無國名與漢異此字用來牽混至其所謂十道則關內道一河南道二河東道三河北道四山東道五淮南道六江南道七隴右道八劔南道九嶺南道十也此十道乃貞觀元年所分開元

二十一年又分十五道每道置採訪使山南江南皆分為東西二道又添黔中道又以關內道亦分為二一為京畿採訪使治京師城內所管州郡凡六一為關內採訪使以京官遙領所管州郡及都護府凡二十有七河南道亦分為二一為都畿採訪使治東都城內即今河南府所管州郡凡二一為河南採訪使治汴州即今開封府所管州郡凡二十有八合計共十五道漢宣帝言與我共治百姓者良二千石指謂太守而縣令尤為親民之官然則守令者是守土治民之官之切要者也而採訪使者則大約為守土官之領袖故



新唐地志以此分列各州郡至於節度使者通典第三十二卷職官門謂始於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爲河西節度使新書兵志同此不過言其所起耳爾時惟邊境設此使餘不常置也蓋始名總管繼改都督至景雲雖初立節度名色而開元十五道採訪十五節度僅八所置猶少且猶採訪自採訪節度自節度至天寶乃遂以一人兼領之至德以後增置節度益多矣以上俱本通典又舊志云至德後要衝大郡皆有節度之額寇盜稍息則易以觀察之號是至德之節度觀察猶相間用之也迨至中葉以降而增置節度益多其列

銜往往稱某軍節度某處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則觀察但爲節度之兼銜矣且節度無不兼本州刺史則權盡歸於一家而守土之臣幾無復有分其任者矣觀新舊諸列傳及唐人碑版自見至唐末藩鎮無不帶三師三公及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而使相幾滿天下則不但合採訪觀察以爲一而已誠極弊也大約盛於開寶成於肅代積重難返遂係一代興衰陳繼儒唐藩鎮指掌編言之頗暢然皆不出新舊書及通典之文

新書表第七卷方鎮表景雲元年第五格河西諸軍



州節度支度營田使此則唐一代節度使之名所由始也而爲節度使之人之所始則賀拔延嗣已見上惟陳繼儒指掌編謂節度始於景雲元年以薛訥爲幽州經畧節度大使此與通典及新兵志謂始於賀拔延嗣者稍不同不知所據俟攷

十七史商榷卷七十八

十七史商榷卷七十九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十一

天寶十一載地理

舊地志乾符之後天下亂離瓜分豆剖或併或析不可備書今舉天寶十一載地理唐土南北如前漢之盛東則不及西則過之注漢西至燉煌今沙州唐土又至龜茲是西過漢愚謂龜茲上脫至字今以意增向來志地理者皆據最後爲定如漢據元始是舊唐據天寶十一載則以其極盛又於河北道末總結一



句云今記天寶永平之地理焉但今詳考之舊志既據天寶故其例每一州總敘沿革之下即先云舊領縣若干戶若干口若干其下若天寶領縣有增損則云天寶領縣若干戶若干口若干如無增損則但云戶若干口若干此其例也今其中不合者如涇州舊領縣五其下但有天寶戶口無領縣若干字然數其屬縣實四縣而云五河南府天寶領縣二十六今數屬縣實二十四而云二十六鄭州舊領縣八天寶領縣七今數屬縣實六縣而云七許州舊領縣九天寶領縣七今數屬縣實八縣而云七

此州多出一縣者因長慶三年又以

鄆城來屬故也兗州舊領縣八天寶領縣十一今數屬縣實十縣而云十一青州舊領縣七其下但有天寶戶口無領縣若干字然數其屬縣實八縣而云七相州舊領縣九天寶領縣十一今數屬縣實十縣而云十一魏州舊領縣十三天寶領縣十今數屬縣實九縣而云十邢州舊領縣九其下但有天寶戶口無領縣若干字然數其屬縣實八縣而云九趙州舊領縣九其下但有天寶戶口無領縣若干字然數其屬縣實八縣而云九冀州舊領縣六天寶領縣九今數屬縣實八縣而云九深州舊領縣五天寶領縣四今數屬縣



實八縣而云四滄州舊領縣十天寶領縣十一今數屬縣實九縣而云十一集州舊領縣一天寶領縣二今數屬縣實三縣而云二蓬州舊領縣六天寶領縣七今數屬縣實六縣而云七越州舊領縣五天寶領縣六今數屬縣實七縣而云六婺州舊領縣五天寶領縣六今數屬縣實七縣而云六觀下文浦陽云新置則知此少今領縣七一洪州舊領縣四天寶領縣六今數屬縣實七縣而云六實七縣者有分寧一縣係貞元間置也應再加今領縣七一句江州舊領縣三其下但有天寶戶口無領縣若干字然數其屬縣實四縣而云三此內有一縣係至德分置故也少今領縣四一句永州

舊領縣三其下但有天寶戶口無領縣若干字然數其屬縣實四縣而云三郴州舊領縣五天寶領縣八今數屬縣實七縣而云八思州舊領縣三其下但有天寶戶口無領縣若干字然數其屬縣實四縣而云三渭州舊領縣四其下但有天寶戶口無領縣若干字然數其屬縣實三縣而云四此下隴西縣云漢獬道地屬天水郡後漢分武陽置鄯縣天授二年改為武陽縣神龍元年復為鄯縣如此而止所敘沿革殊不明備疑或有他縣省併入此縣者而誤脫落其文耳洮州舊領縣二其下但有天寶戶口無領縣若干字然數其屬縣實一縣而云二劔南道成都府舊領縣十六天寶領縣十今數屬縣實九



縣而云十以上各條或有因數目字傳寫易誤遂致舛錯者或有因天寶以後別有改更而竟不及者或有明著後改之事而業已槩據天寶遂不復言今領縣若干者

惟河南道泗州舊領縣五天寶領縣六而其下又云今領縣三臨淮漣水徐城其虹縣割隸宿州宿預下邳隸徐州又齊州舊領縣八其下言天寶戶口而又云今管縣六併三縣也淄州舊領縣五其下言天寶戶口而又云今管縣四併濟陽入高苑河東道河中府舊領縣五天寶領縣八而其下又云元和領縣十

一又晉州舊領縣七天寶領縣九而其下又云元和領縣八河北道洺州舊領縣七天寶領縣十而其下又云今領縣六鎮州舊領縣六天寶領縣九而其下又云今領縣十一又易州舊領縣五天寶領縣八而其下又云今領縣六江南東道處州舊領縣四天寶領縣五而其下又云今縣六江南西道宣州舊領縣四天寶領縣九而其下又云今縣十虔州舊領縣四天寶領縣六而其下又云今縣七道州舊領縣三天寶領縣四而其下又云今領縣五以上各條雖詳畧不同皆并言後定地理則又非槩據天寶真自亂其



例矣唐有天下三百年天寶未及其半安能遂據爲定自不如新志據天祐爲妥乃舊志亦似有據天祐者如河北道景州歷敘沿革敘至景福言領三縣與現載屬縣正合却不言舊領縣若干天寶領縣若干而其末則云天祐五年領縣六按之數却不合又於弓高下云景州興替不常事在州說中然則領縣六六字誤也景福天祐相連國已將亾未必頻改六字誤無疑矣而體例之亂如此至河南道鄆州有今領縣十一句按之實九縣而須昌一縣兩處複載豈作史者既誤複載遂於總說中據誤而再誤乎近本已

刪去其複而總說之誤自如也又有河東道絳州舊領天寶領今領三者皆無按其沿革說至武德四年而止竟是作史者昏忘遺失一段又如江南東道湖州舊領縣五又言天寶領縣五隴右道河州舊領縣三其下文言天寶領縣三劔南道綿州舊領縣九其下又言天寶領縣九其數皆合此則何事重言之直是草率具稿不暇淨刪衍字而且又有如江南東道之福州天寶領縣八數之果然矣但其中有永泰縣係永泰年分置又有梅青縣云是新置凡他處言新置者皆謂在天寶後然則此數雖合而八縣之建置



實不盡在天寶之前此又不可解也而且又有如河  
 西道之西州中都督府舊領縣五又言天寶領縣五  
 而按之實四縣此又不可解也而且又有如劔南道  
 之翼州舊領縣三天寶領縣二數之實三縣而其中  
 有新置若言今領縣三則反混於舊領矣此又例之  
 窮而遁者唐制糾紛史家本難措筆而舊志疵謬百  
 出實覺不可枚舉又有劔南道閬州舊領縣八戶口  
 云其下不言天寶却言今領縣  
 九其數合此下即接戶口云此則誤以天寶為今  
 領又河北道幽州大都督府舊領縣十薊潞雍奴漁  
 陽良鄉固安昌平范陽歸義也天寶縣十今領縣九  
 薊幽都廣平潞武清永清安次良鄉昌平實九縣然  
 則舊領縣十當  
 作九此但誤字耳

舊地志郡府戶口數

舊地志開元二十八年戶部計帳凡郡府二百二十  
 有八縣千五百七十有三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  
 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四十四萬三千六百九應受  
 田一千四百四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頃一十三畝  
 此云開元二十八年而通典則云天寶初開元終於  
 二十九年則開元末即天寶初二說同也郡府數內  
 二百原本與近本同新書通典皆作三百當從之口  
 數內四十四萬原本及新書皆作一十四萬近本傳  
 寫誤田數原本與近本同新書刪去零數一十三畝



四字

唐地分十五道採訪爲正

志唐地理自當如新書以十五道採訪使爲綱排列各州郡方爲得宜知者十五道係開元全盛時所置採訪使正是統轄州郡至要之官前此武德貞觀制尙未定不可爲據固不待言若肅代以下疆域之分割職官之變更朝三暮四勢如亂絲不可爬梳馴致懿僖天下大亂冰碎瓦裂若必欲取最後所定者以爲定則如何紀載恐愈覺煩瑣不成文義矣不得已而析其中故以開元全盛所分爲定實覺斟酌盡善

此其中有三說以全盛之制爲標目則可包括前後事一說也天寶後旣以採訪節度合爲一則言採訪卽可該節度二說也每一道中分爲數個節度節度雖分而未嘗不可以十五道名之則新地志所分自屬精當三說也李吉甫所分列與新志同但於每道中又分各鎮耳

舊地志敘首旣知貞觀分十道開元分十五道所列採訪名目治所皆與新志同乃其排列各州郡處則又以十道爲主何也且旣標十道矣而其中山南江南仍分東西劔南則又不分東西進退無據皆非是



若隴右之後添出河西注云此又從隴右道分出不  
在十道之內此蓋宣宗大中年間收復不得不如此  
附入又嶺南道分爲五管故其前標明南海節度使  
領十七州以下分標四管云桂管十五州在廣州西  
邕管十州在桂府西南容管十州在桂管西南安南  
府在邕管之西與各道不同此乃不得不如此變通  
此二條不可以自亂其例譏之舊杜佑傳舊嶺南節  
度常兼五管經畧使  
佑獨不兼五管不屬嶺南自佑始佑爲嶺南節度使  
係德宗在興元時云自佑始則以後皆然此志中不  
得不  
分標

新志據大祐

舊地志據天寶十一載地理如京兆府下云舊領縣  
十八天寶領縣二十三新地志不言據何年則是據  
最後爲定矣故京兆府下雖列天寶元年戶口數其  
領縣二十却非天寶乃據最後大約各府各州郡皆  
然考此府之屬縣比舊少櫟陽盩厔奉先三縣櫟陽  
在華州華陰郡下奉先在同州馮翊郡下俱注天祐  
三年來屬盩厔在鳳翔府扶風郡下注天復元年來  
屬其據最後甚明舊志旣自言唐末亂不可備書故  
據天寶而新書雖往往有意欲與舊書乖違然漢元  
始王莽擅命而班氏據之前例可循則天祐賊臣朱



溫所建置正與漢事類新志自可通惟漢戶口亦據元始新志則戶口據天寶建置據天祐爲異大約昭宗之世分離乖隔戶口版籍都無足據史家於此亦有不得已者然則新志之例敘各道疆域則以開元十五道爲正敘戶口則以天寶爲正敘州郡建置沿革則以天祐爲正三者似屬多岐其實乃苦心參酌所宜而定大約新書諸志表多能補舊之缺而新地志尤遠勝於舊地志

赤畿望緊上中下輔雄

隋于州于郡于縣但分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

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而已見隋書百官志至唐制郡縣有赤畿望緊上中下之差又有輔有雄亦有次赤輔有上輔又有以赤兼上輔者又有稱中下者未能詳考新志每郡每縣下必詳著之惟爲府者不注於府下縣下仍有而舊志有此字者甚少不及十之一全不注則爲遺漏有注有不注則例更亂矣新志於關內採訪使所屬之渭州下云中和四年置凡乾元後所置州皆無郡名及其季世所置又不列上中下之第但言不列上中下不知赤畿等字仍有否未詳新張九齡傳刺史京輔雄望之郡少擇之新百官



志注云文宗世宰相韋處厚議復置兩輔六雄十望  
十緊州別駕亦見舊書一百五十九卷處厚本傳兩輔六雄十望十緊  
名義亦皆未詳李吉甫元和郡縣志王存元豐九域  
志歐陽忞輿地廣記及宋史第五十八卷至九十卷  
地理志皆有赤畿等字杜佑通典州郡門樂史太平  
寰宇記皆無之陸廣微吳地記云蘇州名標十望地  
號六雄又歐陽先生詹文集第七卷送常熟許少府  
之任序云始入仕一由縣尉或中或上或緊銓衡評  
才若地而命之此類亦當時通俗語如元人襍劇猶  
有赤緊字參尋文理大約似所謂衝繁疲難

每郡每縣下既注有此等字樣則其前敘首似應先  
揭明乃絕未提及而忽見於每郡縣下亦嫌太突考  
之他書俱無見惟宋謝維新合璧事類後集第七十  
九卷縣官門知縣唐制縣有六等之差赤畿望緊上  
中下京都所治爲赤縣旁邑爲畿縣其餘則以戶口  
多少地美惡爲差凡一千五百七十三縣令各一人  
國朝建隆元年應天下諸縣除赤畿外有望緊上中  
下四千戶爲望三千戶以上爲緊二千戶以上爲上  
千戶以上爲中不滿千戶爲中下五百戶以下爲下  
六等當作七等不言輔與雄者疑輔卽畿雄卽望緊



也

前代沿革

前代沿革舊志太詳新志惟舉唐之建置於前代盡去之又似太畧

每府州下皆有府

新志於每一府州之下皆有小字注云有府若干此則舊文之所無而新書特增者也案惟畿輔稱府京兆府河南府是也其餘則都護府乃邊境治民之官都督府乃總管之改名今各府州下小字注有府若干與彼諸府絕無干涉此是府兵之制中所立營屯

隊伍名色唐制府兵寓兵於農無事時耕於野畝上者宿衛京師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兵散於府將歸於朝其無事時雖與農無異要必別自爲籍如後代衛所之制新兵志惜未詳而於地志中猶存其名目兵志言府兵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今地志於京兆郡多至府百三十一者以其爲京師也河南郡則三十九稍多以其爲陪京也其餘各州郡至多不過一二十府少至一二府者甚多然則其爲府兵散隸各州郡平日無事時別立部籍名色無疑



羈縻州

羈縻州舊志各綴於每道之下殊嫌冗贅新志改爲  
總聚於後別立一目較爲明淨

廣陵

舊唐地志淮南道揚州大都督府天寶元年爲廣陵  
郡乾元元年復爲揚州愚考廣陵國見漢志至唐天  
寶尙沿此稱其來久矣朱先生彝尊文集第三卷謁  
廣陵侯廟詩序辨枚乘七發八月之望觀濤於廣陵  
之曲江世疑廣陵國爲今揚州府治然曾子固撰越  
郡趙公救災記中有廣陵斗門合之伍子之山胥母

之場疑義可析云云又第二十六卷滿江紅錢唐觀  
湖詞自注亦引七發又第三十一卷與越辰六書七  
發廣陵之曲江卽浙江水經注浙江水流兩山間江  
川急濬兼濤水晝夜再來是以枚乘曰海水上潮江  
水逆流其詮釋最確曾鞏序鑑湖圖有廣陵斗門在  
今山陰縣西六十里去浙江不遠而錢唐郭外有廣  
陵侯廟今猶存若江都之更名廣陵在元狩三年時  
乘已卒不應先見之於文是七發之廣陵非江都明  
矣世人以廣陵二字遂誣曲江在揚州可笑也比見  
足下榜門書曲江濤字流俗相沿無足怪特不宜誤



自足下云云愚謂先生考證之學世所共推而此一事則其所引在水經注第四十卷漸江水篇最爲有據乃先生得意筆故屢見之但李善注文選於廣陵引漢書地志廣陵國又凌赤岸下注引山謙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春秋分朔輒有大濤至江乘北激赤岸尤夏迅猛山謙之宋文帝時人酈道元魏末當南之梁末人山在酈前甚遠况酈北人說南水每多誤山南人記南水似更可信朱先生既無以駁山謙之爲必非乃隱其名而曰世疑云云曰世人遂誣云云曰流俗相沿云云何哉蕭子顯南齊書州郡

志云南兖州鎮廣陵漢故王國有江都浦水刺史每以秋月出海陵觀濤與京口對岸江之壯闊處也子顯齊梁間人亦在酈前而生長南方所言不謬至廣陵之名據吳越春秋夫差時已有非起於元狩且枚乘淮陰人爲吳王郎中正宜就近說觀濤事恐當仍舊解

李白集第十四卷送友人尋越中山水詩湖清霜鏡曉濤白雪山來八月枚乘筆三吳張翰盃此似足證廣陵濤在錢唐朱先生未引但此文別有送當塗趙少府赴長蘆詩我來揚都市送客迴輕舸因誇吳



太子便觀廣陵濤仙尉趙家玉英風凌四豪維舟至  
長蘆目送煙雲高王琦注唐有二長蘆一長蘆縣隸  
河北道滄州一長蘆鎮在淮南道揚州之六合縣南  
二十五里則此詩仍以廣陵濤在淮南矣  
吳曾能改齋漫錄第八卷地理篇因七發有弭節伍  
子之山卽胥山遂謂曲江在蘇州但蘇州從無廣陵  
之稱此說夏謬

瓜洲瓜步

新唐地志潤州丹陽郡丹徒注開元二十二年刺史  
齊澣以州北隔江舟行遶瓜步回遠六十里多風濤

乃於京口埭下直趨渡江二十里開伊婁河二十五  
里渡揚子立埭歲利百億舟不漂溺舊唐文苑齊澣  
傳敘此事云開元二十五年遷潤州刺史充江南東  
道採訪處置使潤州北界隔吳江至瓜步沙尾紆滙  
六十里船繞瓜步多爲風濤之所漂損澣乃移其漕  
路於京口塘下直渡江二十里又開伊婁河二十五  
里卽達揚子縣自是免漂損之災歲減腳錢數十萬  
又立伊婁埭官收其課迄今利濟焉案此與新志略  
同而皆不言是瓜洲其實則瓜洲也蓋自吳夫差開  
邗溝通江淮此與今瓜洲抵揚州淮安之路不知是



一是一要為近之然夫差時此道但可運糧不勝戰  
艦其用兵爭霸上國仍沿江入海自海溯淮不由邗  
溝也詳尚書後案第三卷漢志廣陵國江都縣注渠水首受江  
北至射陽入湖此即夫差邗溝然漢時大兵大役亦  
必不以此為渡江之路直至隋大業中大發淮南夫  
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江淮始大通亦詳尚書後案第三卷  
而汴泗亦通矣白居易詞云汴水流泗水流流到  
瓜洲古渡頭是也乾隆元年江南通志第二十卷城  
池門云瓜洲城在揚州府南四十五里大江之濱宋  
乾道中築又第二十六卷關津門云西津渡在鎮江

府丹徒縣西北九里北與瓜洲對岸舊名蒜山渡又  
瓜洲渡在江都縣南四十五里瓜洲鎮與江南鎮江  
相對江面十餘里此正予輩今日南北往來必由之  
路若瓜步則在第二十五卷關津門云瓜步鎮在六  
合縣東南二十五里瓜步山下是也自開邗溝江淮  
已通而道猶淺狹六朝皆都建業南北往來以瓜步  
就近為便故不取邗溝與京口相對之路庾子山集  
將命使北始渡瓜步江詩倪璠注隋志江都六合有  
瓜步山述異記曰水際謂之步瓜步在吳中吳人賣  
瓜於江畔因以名焉吳楚之間謂浦為步語之訛耳



鮑照瓜步山楬文其略曰鮑子辭吳客楚指宛歸揚  
道出關津升高問途北眺羶鄉高曬炎國分風代川  
揆氣閩澤卽此觀之則南北朝之以瓜步爲通津明  
矣隋旣大開邗溝加濬深濶至唐皆南北混一無所  
事於建業而都在關中自宜取邗溝路自江入淮自  
淮入汴以沂河渭乃猶因循瓜步之舊直至齊漣始  
改伊婁之名今不稱未詳

漣雖改道却於京口遙領至大歷又改舊張延賞傳  
代宗時爲揚州刺史淮南節度觀察等使邊江之瓜  
洲舟航湊會而懸屬江南延賞奏請以江爲界人甚

爲便新書本傳亦載此事而改瓜洲爲瓜步新書好  
改舊而多謬此其一也延賞以瓜洲本在江北而反  
屬江南之潤州爲不便故請改屬江北揚州此與瓜  
步何涉延誤直至今日尙有謂瓜洲爲瓜步者若舊  
唐永王璘傳璘窺江左河北招討判官李銑在廣陵  
麾下騎一百八十遂率所領屯于揚子吳郡採訪  
使李成式使判官評事裴茂以廣陵步卒三千同拒  
于瓜步洲伊婁埭此云瓜步洲則步字乃衍文也張  
祐瓜洲聞曉角詩五更人起煙霜靜一曲殘聲送落  
潮其景色自與在六合者不同



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七年始皇上會稽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北至琅邪裴駟曰地理志丹陽有江乘縣張守節曰江乘故縣在潤州句容縣北六十里本秦舊縣也此秦時渡江之路江乘既在句容似非瓜步之在六合者 皇輿表第三卷江南布政使司江寧府六合縣在秦爲堂邑縣非江乘

三國魏志文帝紀黃初五年八月爲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幸壽春揚州界九月遂至廣陵六年八月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幸徐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是歲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

引還曹丕之兩至廣陵不知何意孫權起事本在吳故其後建元國號吳建安十六年治秣陵改名建業二十五年都鄂改名武昌黃龍元年仍還建業當黃初五年六年權正在武昌丕之兩至廣陵殆以吳實權之根本重地欲乘虛襲之耶若果爾則當親率舟師以取潤常蘇一路計丕愚不至此况今鎮江江口入吳水道開于赤烏八年詳四十二卷黃初未有乎南齊書志云廣陵漢故王國有江都浦水魏文帝伐吳出此見江濤盛壯嘆曰天所以限南北也愚謂漢志江都渠水卽夫差邗溝疑亦卽今瓜洲南齊書志所云



江都浦水亦卽夫差邗溝疑亦卽今瓜洲曹丕不過到此耀兵以警懼吳人耳若魏志所謂大寒舟不得入江者必卽指瓜步在今六合者丕旣耀兵或者從此發想繞瓜步回遠六十里徑渡江窺建業或有此事若謂卽欲從邗溝問渡因水冰始引還則斷無此理蓋邗溝自隋始開通深濶然南北濟渡仍不取此路仍行瓜步直至齊澣方改從瓜洲則曹魏時必不發從此渡江之想

說已見第五十八卷

通鑑第一百二十五卷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魏主引兵南下使尙書李孝

伯來謂張暢曰當自帥衆軍直造瓜步胡三省注瓜步山在秦郡尉氏縣界尉氏隋改爲六合縣南北對境圖曰今桃葉山卽瓜步鎮之地下文又云魏志至瓜步壞民廬舍爲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內外戒嚴命領軍將軍劉遵考等將兵分守津要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亘江濱自采石至于暨陽魏主鑿瓜步山爲蟠道於其上設旣屋元嘉二十八年正月朔魏主大會羣臣於瓜步山上班爵行賞有差其後以疾疫乃引歸考采石磯在今太平府當塗縣江濱暨陽今常州府江陰縣魏軍在瓜步而采



石在瓜步之上游暨陽則瓜步之下流五六百里間  
如此備禦方爲完密耳王新城漁洋山人精華錄潤  
州懷古詩黃鵠山頭寒雨暝佛狸帳外暮濤深黃鵠  
山在鎮江府城西南三里出句用此對句若用隔岸  
瓜洲事作偶始得斷無用六合縣境語之理然佛狸  
魏太武小字設帳實在瓜步王亦誤認瓜步卽瓜洲  
矣至瓜步旣可設帳大會必在江濱非江中山形亦  
必廣大鮑照以爲江中眇小山此言未可泥鮑託物  
寓意借此作感慨翫全文自明桃葉山者隋書五行  
志云陳時江南盛歌王獻之桃葉詞曰桃葉復桃葉

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及晉王伐陳  
始置營桃葉山下韓擒虎渡江大將任蠻奴至新林  
導北軍晉王營桃葉與太武駐瓜步情事正同然則  
桃葉山卽瓜步山也

劉遵考等分守津要自采石至暨陽事沈約宋書索  
虜傳詳述之云遵考與左軍將軍尹宏守橫江少府  
劉興祖守白下建威將軍黃門侍郎蕭元邕守裨洲  
羽林左監孟宗嗣守新洲上建武將軍秦容守新洲  
下征北中兵參軍事向柳守貴洲司馬到元度守蒜  
山時魏主在六合瓜步與南岸采石相對而橫江卽



采石也自橫江以下六地名皆自采石至今京口幾  
百里中地名也如以今瓜洲爲瓜步則與蒜山相對  
其上安得更容六地名哉

宋史第三百八十三卷虞允文傳紹興三十一年九  
月金主亮自將兵號百萬十月自渦口渡淮十一月  
壬申率大軍臨采石而別以兵爭瓜洲丙子允文至  
采石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部分畢亮麾  
數百艘絕江來薄宋軍允文率士殊死戰中流官軍  
亦以海鱗船衝敵舟皆沉敵遁尾擊敗之亮怒乃趨  
瓜洲允文曰敵敗於采石將徼幸於瓜洲今我精兵

聚京口持重待之可一戰而勝甲申至京口敵屯重  
兵淝河造三牖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時楊存中成  
閔邵宏淵諸軍皆聚京口不下二十萬惟海鱗船不  
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數少不足用改修馬船爲戰  
艦命張深守淝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爲  
援庚寅亮至瓜洲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  
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相顧駭愕一  
將跪奏南軍有備願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杖之五十  
乙未亮爲其下所殺丙申敵退此事有蹇駒所作采  
石瓜洲繁亮記述之最詳蓋自隋以前使命往來及



北軍南征者皆出瓜步唐開元後移之瓜洲則瓜步之渡廢矣故亮兵至采石至瓜洲無所謂瓜步時宋高宗在臨安卽今杭州亮趨瓜洲者欲直取臨安也以上各條彙而觀之瓜洲瓜步兩地自明姜氏宸英湛園未定稿第五卷京口義渡贍產碑已考此事予又博證審訂之

今日行旅渡江又不復取瓜洲道從揚州而下至油閘口卽轉而南別有一小渡口出江亂流而過至京口此路去瓜洲亦不過五六里然瓜洲渡江與京口緊相對江面較直截小渡口反回遠而人皆取此道

者以瓜洲須穿城過河狹曲兩岸民居稠大船難行故也

### 丹陽縣取郡名

舊唐地志江南東道潤州丹陽漢曲阿縣屬會稽郡又改名雲陽後復爲曲阿天寶元年改爲丹陽縣取漢郡名考丹楊本郡名非縣名字从木不从白自漢至南北朝所謂丹楊者今江寧寧國等府地唐誤楊爲陽旣以潤州爲丹陽郡卽今鎮江府又改曲阿爲丹陽縣故曰縣取郡名與自漢至南北朝之丹楊大不同舊書此條極明江南通志第四卷溧陽縣改隸



鎮江府議云查縣誌漢時名永安隸丹陽郡至隋以後改隸江寧今丹陽現隸鎮江府則溧陽原係鎮江府舊屬攷漢志丹楊郡有溧陽無永安此誤以唐丹陽爲漢丹楊也

### 晉陵武進

新舊志常州屬縣皆首晉陵次武進晉陵爲州治不待言而舊志特於武進云垂拱二年置治於州內則知二縣並州治更分明愚謂地理沿革非圖表不顯宋咸淳四年四明史能之修毗陵志三十卷其卷首圖惜被妄人以明事攙雜而全書雖有關尙可觀第

一卷郡縣表詳明確實最爲當家蓋建置之糾紛晉陵武進爲甚考之令人目眩今得此可以無恨乃知作者苦心良不易也萬斯同未見此書而所作表暗與之合尤徵學識之精文多不錄二縣自唐歷五代宋元恒爲郡治元混一方輿勝覽卷下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江南浙東道肅政廉訪司下常州路縣名列晉陵武晉者誤一字耳不足泥至明始并晉陵人武進

### 故吳城

舊地志蘇州隋吳郡隋末陷賊武德四年平李子通



置蘇州六年又陷輔公祐七年平公祐復置蘇州都督蘇湖杭暨四州治於故吳城九年罷都督天寶元年改爲吳郡乾元元年復爲蘇州又云吳春秋時吳都闔閭邑漢爲吳縣隋平陳置蘇州取州西姑蘇山爲名案云故吳城又云春秋時吳都云云者卽今府城也而吳始都不在此其始築城亦不在此李吉甫元和郡縣志第二十五卷云蘇州吳郡周時爲吳國太伯初置城在今吳縣西北五十里至闔閭遷都于此陸廣微吳地記云泰伯奔吳爲王卒葬梅里至壽夢別築城於平門西北二里闔閭城周敬王六年

伍子胥築大城周回四十二里三十步小城八里二百六十步西闔胥二門南盤蛇二門東婁匠二門北齊平二門樂史太平寰宇記第九十一卷云太伯初適吳自號勾吳築城在平門外自太伯至王僚二十六王都之今無錫縣有吳城是也至闔廬西破楚入郢北威齊晉與伯名于諸侯築大小城都之今州城是也范成大吳郡志第三卷城郭篇云太伯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餘步在西北隅名曰故吳又曰吳城在今梅里平墟人耕其中闔閭城吳王闔閭自梅里徙都卽今郡城四說大同小異朱長文吳郡圖



經續記卷上封域篇說亦略同皆謂故吳城有二鄭  
虎臣吳都文粹卷一吳均吳城賦云古樹荒煙吳王  
所遷此則專指舊唐志所謂吳城

王存等元豐九域志第五卷平江府古跡羅城闔閭  
所築吳城伍子胥築此則不知如何分別存疑

吳地記又云隋文帝開皇九年改郡邑至橫山東新  
立城郭唐武德七年移新州却復舊址據此則隋又  
別築城於橫山東吳郡圖經續記卷上城邑篇云隋  
開皇九年平陳江左亂十一年楊素帥師平之以蘇  
城嘗被圍非設險之地秦徙於右城西南橫山之東

范氏吳郡志第九卷古跡門云越公井在治平寺前  
當橫山良位隋開皇十年越國公楊素築城創斯井  
時屯師孔多日飲萬人蓋素既平陳遷吳郡於山下  
至今謂之新郭案此又一吳城也新郭距予居近予  
嘗至其地仍有一聚落若元至正丁酉築城虎丘則  
又一吳城朱竹垞考之已詳

### 蘇常戶口

常州天寶戶十萬二千六百三十一口六十九萬六  
百七十三新同惟戶三十一作三十三蘇州天寶戶  
七萬六千四百二十一口六十二萬二千六百五十



五新同惟口五十下無五字數目字易脫誤故小異耳但常州之縣庶未必過蘇州常州新舊志領五縣同蘇州則舊志領六縣新志又多華亭一縣何以蘇多於常二縣而戶口反少於常至數萬乎蓋戶口之籍特憑此以出租庸調法不必覈實其造此籍出官吏手官或檢括嚴密則戶口多或欲優恤其民任聽容隱則戶口少故參差不齊新志於建置雖據天祐戶口仍據天寶故與舊志同也元和郡縣志蘇州開元戶六萬八千九十三與天寶相去無幾此爲近理其下又言元和戶十萬八百八籍固隨時而改矣新

志既據天寶故於後改略之

蘇州華亭縣新有舊無

舊志蘇州舊領縣四天寶領縣六一吳二嘉興三崑山四常熟五長洲六海鹽新則縣七以長洲居嘉興之前舊以置之先後爲次新以地之遠近爲次皆可通但新則末多一華亭注云天寶十載析嘉興置舊志據天寶十一載地理而不及此縣舊志訛脫舛謬甚多當從新楊潛紹熙雲間志卷上封域篇云潛官奉議郎特差知秀州華亭縣主管勸農公事此書爲華亭一縣作建安二十四年封陸遜爲華亭侯華亭之名始見吳志隋始置蘇州唐天



寶十年以華亭爲縣屬蘇州按新史寰宇記以爲本  
嘉興縣地輿地廣志以爲本崑山縣地元和郡國圖  
志云吳郡太守趙居貞奏割崑山嘉興海鹽三縣爲  
之今邑四境與三縣接郡國圖志爲不誣矣楊潛所  
考頗確新志云析嘉興者猶未備而舊志之闕漏顯  
然楊氏所引輿地廣志文今在歐陽忞  
輿地廣記第二十三卷廣志卽廣記

### 雄升爲望

赤畿望緊等名郡與縣皆有之而郡則就郡別其等  
縣則就縣別其等新志蘇州吳郡雄其屬縣凡四望  
二緊一上歐陽忞輿地廣記第二十二卷兩浙路上

望平江府唐蘇州吳郡南唐升中吳軍節度皇朝太  
平興國三年改平江軍政和三年升平江府此自雄  
升爲望也郡雄縣有望可見郡縣不相應

### 草席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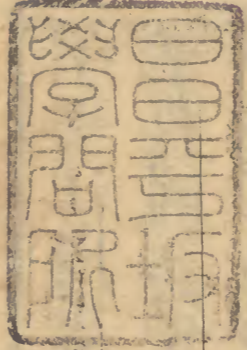
新志蘇州土貢有草席鞵席字逗鞵字句鞵而徒以  
絲縷麻革爲之何獨吾吳有之樂史太平寰宇記第  
九十一卷蘇州土產有席又有草履可見席鞵二物  
皆以草爲之今吳出草席不待言而草鞵獨出嘉定  
一邑有黃黑二色精雅輕便最宜暑月蓋不但製法  
之妙此草亦他郡所無嘉定在唐崑山地也



十七史商榷

卷五十九

三



寬政戊午



